

又過了平安的一天

· 張健常 ·

二二八連假第一天，下午的航教館暖陽高照、熱鬧非凡，這是航太工程師王立楨先生第五本飛行員故事《我們必須去》的新書發表會，選在岡山舉辦第一場是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書中描寫的每位飛官，都是從這裡的空軍官校畢業的。

入場時被排隊人潮耽擱了一下，進入會場已經開講，作者正在介紹書中第一章〈又過了平安的一天〉的故事。

時序拉回民國八十五年的臺海危機，三月初兩枚東風十五型導彈分別落在高雄與基隆外海，演習威嚇不斷，戰事一觸及發。當時F-16、幻象等新一代戰機尚未成軍，剛擔負戰備的經國號仍在測評階段，妥善機很少；老舊的F-104（F-104型機之別稱）面臨陸續汰除階段，唯一撐起空防任務的戰機剩下幾個聯隊的F-5。就在這青黃不接，對岸又虎視眈眈的緊張氛圍下，擔任花蓮八大隊大隊長的張惠榮上校，在總統大選前突然接到空軍作戰司令部副司令一通電話，要

求增派四架妥善機加油掛彈立刻升空警戒，突然多出來的序列在當今顯然不符「適飛風險評估」的要求；但在當時已提升戰備狀況的態勢下，大隊長身先士卒自願擔任領隊，臨時找人湊齊了僚機，很快完成提示，著裝奔赴機堡升空作戰，其間還做了一個重要決定，各機裝掛兩百七十五加侖油箱。這多出來的油量增加留空時間，在與共機緊張對峙下，無線電接收戰管的訊息，敵機竟從四架變八架，心中盤算著萬一接戰的處置，又要顧及編隊各機已屆低油量，仍能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終於有效的制壓出海共機並等到接應的戰機遞補後，才結束任務返降。

前副司令張惠榮中將隨後應邀起身致詞時，也補述了這段精采過程，他雖然是四十一隊出身的F-100飛行官，卻也是F-5型機炸射班完訓的戰精高手，對四機空戰運動及能量操作運用有極高的戰鬥力，雖有旺盛高昂的士氣能立下戰功，但短兵相接的高壓環境下仍要沉著應處，萬不得已不

可輕啓戰端。當敵機就在十五哩外的兩萬五千呎高空，按下mic（麥克風）報出「Capri Flight weapons hot」時想必已熱血沸騰，這句話其實也是說給共機聽的，意思是「千萬別想輕舉妄動，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從無線電方得知這批臨時任務其實是接替四〇一聯隊的在空機，在後續四二七聯隊增援的IDF戰機尚未接手前，必須持續牽制確保空防。在偵巡區上空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各機油量也逐漸減少，當僚機依序報出Joker、Bingo（註）時，戰管仍未同意任務結束可以脫離，真是藝高膽大搏命演出。教官在臺上分享時還講了笑話：「萬一接戰成功擊落敵機也得



照片由右至左依序為前國防部總督應察長劉守仁中將、作者王立楨先生與前軍副司令張惠榮中將。

要跳傘，不然就來接受各位的公祭了。」

還好任務當天晴空萬里，返回中線東面大老遠就可以看到花蓮基地，自付能平安返降，又考量到戰備已提升狀況二，轉降外場必然雞飛狗跳，且延誤後續整備時間，故沒有接受戰管轉降新竹的建議，而是油門收回慢車，以近乎飄降的姿態定向花蓮平安落地。各機儀表板兩個低燃油燈都亮了，滑回關車後二號機只剩兩百磅，而自己也僅約三百五十磅，可謂千鈞一髮，福大命大。

這次簽書會居間協調的前總督察長劉守仁中將在致詞時也講了兩個小故事。第一個是前參謀總長陳燦齡將軍曾比喻過：「當我們在吃飯的時候，蒼蠅虎視眈眈的看著我們桌上的菜，



作者（左）手持《我們必須去》，與前空軍副司令張惠榮中將（右），在航空教育館的新書發表會現場合影留念。

在桌邊飛舞，我們不斷的揮手驅趕，不讓蒼蠅落到我們桌上的菜。」而空軍就是扮演那隻趕蒼蠅的手；另外一個則是呂秀蓮任副總統時，參觀新店監獄舊址時與國防部次長的對話，筆者在去年七月也寫了篇文〈傳慰孤這樣子回答呂秀蓮〉登在自由時報，為堅守崗位的國軍弟兄仗義執言。

書中還有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背頁印有民國一〇五年初在美駕F-16訓練不幸殉職的高鼎程上尉彩照，他年邁的父親當天也參加了盛會，還有周氏飛行家族、應嘉生少校〈大難不死〉等故事共十三篇，喜愛航空史的朋友捧讀之餘對空軍必然更有所獲。這書名《我們必須去》其實只講了一半，下一句是「但不一定回來」，半世紀前大時代的悲壯豪情對年輕學子應有所啟發。

文末除了感謝張中將慷慨贈書並題字外，也要對作者王立楨先生致上



最高敬意，他滿腔「不容青史盡成灰」的熱血豪情，做了許多人都未必能做到的事。

備註：Joker油量是指飛機返場時，如果不能落地，重飛後可以轉降最近的外場。Bingo油量是返場時，有一次重飛的機會。緊急油量是僅有一次落地的機會，無法重飛。

航行的孩子

我坐在地上

夢想浩瀚的形狀

天空看我

銀光起飛的聲響

以希望為翱翔的羽翼

那幅牛奶白的天空

始終等著坐在地上的人

揮灑璀璨的喝采

此刻我向太陽許願

隨繆斯的詩句春愛的春苗

向嫩綠的泥壤灌溉

赤烈豐饒的宇宙

· 南國囡仔 ·